

長白山

通化市文联主办

总第
104
期

長白山

changbaishan

总第104期

主 办：通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辑：《长白山》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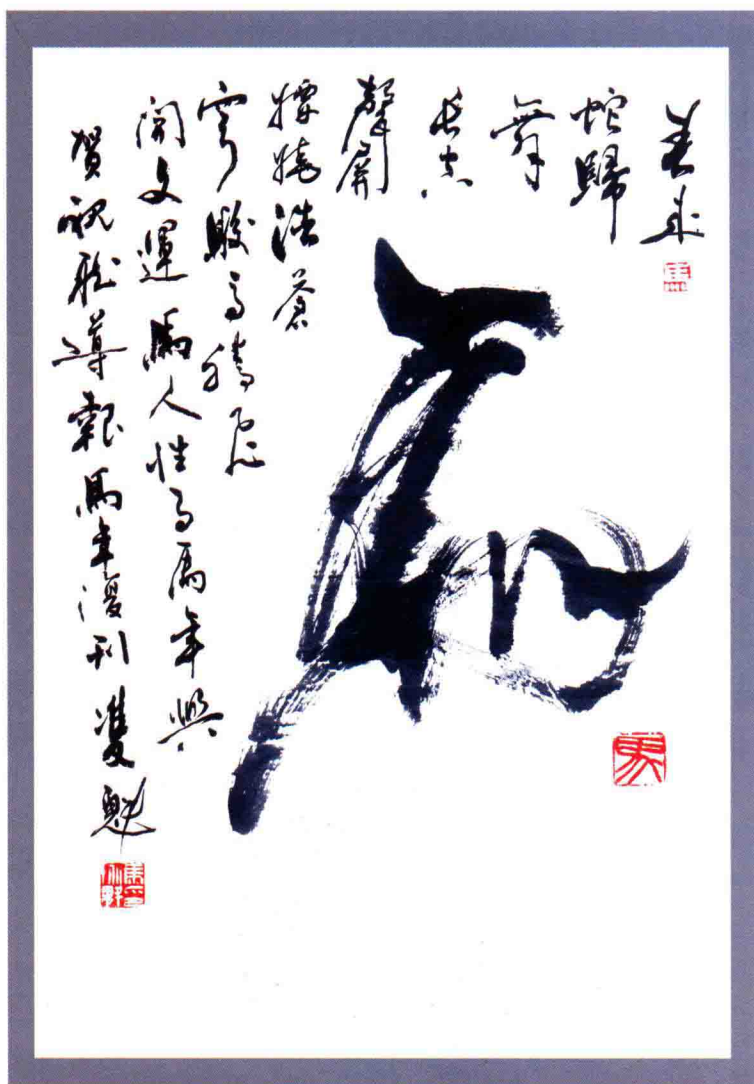
总 编：刘丛林
主 编：吴玉君
副 主 编：赫英楠
执行主编：白艳华
编 委：张咏霖 王建元
臧海江 姜铁军
胡 玫 姚玉辉
刘大伟 郭 辉
刚红立 高 正
王齐君 黄如金
白艳华 葛瑞原
于宝库 潘海涛
林 丽 孙秀利
王升学

联系电话：0435—3213212
0435—3396771

编 务：李振明
内文编排：刘 莹
封面设计：赵品清

吉林省报刊准印证 JN05-018

马兆魁书法作品



程远书法作品



目 录

小说空间

老骡驴和他的大红公鸡	张天真 (1)
混乱	林 丽 (21)
空白	孙云海 (25)
龙太子	莫阿也 (37)
小女婿	王艳杰 (49)
喵喵	流氓兔 (74)
弑	徐锡前 (77)
半边月	任力国 (84)
霜花	于 娟 (88)
红色的参籽	于景兰 (98)
大西瓜	江 浪 (100)
让座	张 辉 (108)
影子 (节选)	乌 拉 (110)

散文方阵

从耕乐堂到退思园	吴玉君 (127)
悠悠故人情	丁立军 (131)
沿着一条铁轨穿越百年	卢海娟 (135)
散开的羊角辫 (外一篇)	张秋月 (139)
五月槐花香	张立杰 (142)
温馨父亲节	杨林静 (145)
享受平静	程 鸿 (148)
远去的是背影 留下的是微笑	思 文 (150)
难得今生诗词缘	
——悼念农民诗人张忠民	鲁 青 (154)
也说文人境界	张 玲 (156)
清秋碎笔	葛晓强 (158)
生命里的风景	孙 凌 (164)
大漠长风伴我行	浅醉一生 (172)
乖乖	宋文涛 (177)
暇忆小窑岭	高云阁 (180)
季节交替的时候	班允伟 (183)

父爱之城	徐敬红 (186)
平常心是道 (外一章)	张 旭 (189)
樱桃红了	华贞芝 (192)
小声说话的家伙	
——2012正月叙事	白小白 (195)
辉发古城赋	孙庆江 (202)

诗歌世界

臧海江的诗	臧海江 (204)
周庆涛的诗	周庆涛 (205)
朱聿的诗	朱 聿 (207)
向景霞的诗	向景霞 (210)
李黎红的诗	李黎红 (212)
陈增福的诗	陈增福 (214)
李玲的诗	李 玲 (217)
泥夫的诗	泥 夫 (219)
亢金龙的诗	亢金龙 (221)
郭辉的诗	郭 辉 (223)
黄如金的诗	黄如金 (227)
姜秀娟的诗	姜秀娟 (229)

長白山

包喜华的诗	包喜华 (230)
刘国星的诗	刘国星 (232)
赵丽荣的诗	赵丽荣 (233)
高培杰的诗	高培杰 (234)
林升的诗	林 升 (235)
王金霞的诗	王金霞 (237)
孙秀清的诗	孙秀清 (238)
王建元的诗	王建元 (241)
张咏霖的诗	张咏霖 (246)

诗词大观

一戈的诗	一 戈 (250)
------------	-----------

评论在线

从叶片之微到星星背后之遥

——李玲诗集《诗雨潇潇》序	栾英良 (252)
---------------------	-----------

她迎来了自己的写作时代

——写在李玲《诗雨潇潇》付梓之际	刘大伟 (255)
------------------------	-----------

· 小说 ·

老犟驴和他的大红公鸡

张天真

东方刚刚透出一点亮光的时候，一只体格强悍的大红公鸡站在柴草垛上，冲着东大山打起了鸣。雄鸡报晓，好像在告诉太阳，别捉迷藏了，快出来吧。眨眼工夫，一轮火红的太阳从东大山后蹦了出来，天地亮了，明媚春天的早晨来到了。

当火红的太阳从东大山跳出来以后，大红公鸡像一个得胜的将军，领着它的士兵，一群肥胖的母鸡，雄赳赳，气昂昂地钻进了草丛里，去饱餐密匝匝的蚂蚱。

大红公鸡的任务就是唤醒它的主人，一个虽然体格健壮，但由于长年劳累而过早驼了背的年近六旬的老人。这是个善良厚道，勤劳肯干，在桦树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此人姓蒋，他待人和善，热情，凡是到桦树沟来的人，无论种地还是采山菜挖野菜，渴了就到他家讨口水喝，累了就到他家歇歇脚，饿了呢，就在他家吃顿饭。这个蒋老汉哪样都好，无可挑剔，就是性格太犟，他要认准的事，十头老牛都拉不回来，所以人们都管他叫老犟驴。久而久之，人们把他的姓和名都忘了。一提老犟驴，沟里沟外无人不晓。这老犟驴可真够犟的，他要想干什么就非干不可。有一年秋天，天上下着大雨，那几天正好赶上出蘑菇，蘑菇是一种怪东西，它喜欢雨水，可一旦被雨水浇了，太阳一出来，又很快烂掉。老犟驴干脆就顶着滂沱大雨上了山，等他挎着一筐蘑菇回来的时候，浇得跟个落汤鸡一样。老犟驴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一辈子不曾结婚，是个跑腿子。一天黄昏，他去沟外买油盐酱醋回来，在沟门口的一条小河边，他听见了微弱的婴儿的啼哭声，走到跟前，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他不忍心让这个生命这么幼小就离开人世，他气得骂了一句：“哪个骚货做孽，图一时痛快，生了孩子，又把孩子扔了。”他把孩子抱回了家。孩子没奶吃，他赶紧架火，搅了一锅面糊糊喂孩子。第二天一大早，他到堡子里买了一只奶羊，用羊奶和面糊糊，硬是把孩子养到了满地跑。没有玩具给孩子

玩，他就买了几只小鸡雏，陪着孩子玩。不会起名，就随便管孩子叫丫蛋。孩子长，小鸡长，一年不到，小鸡雏变成了大鸡，这些鸡里就出了个大红公鸡。这大红公鸡长得比较另类，除了脖颈下有点绿毛外，全身上下没有杂毛，火红火红的，像一团火。它气宇轩昂，傲气十足，除了吃食外，从不低头。可就有一样，它总是踩那些母鸡，人们管那叫扎绒，实际上就是鸡在交配。老犟驴喜欢这个大红公鸡，管它叫大红。可他最讨厌它的就是，大红专欺负母鸡，好扎绒，老犟驴说它是流氓，骚货，窝里吃，窝里拉，人家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它可倒好，专门和自己的妹妹们干那种缺德事，伤风败俗。

人走时气马走膘，老犟驴白捡了个孩子，紧接着，村里认为他为人诚实，办事认真，原则性强，就让他在大山沟里当了护林员。发了个红袖标。从此老犟驴牛起来了，每天戴着红袖标在山里巡视几趟。家里他也很放心，丫蛋长大了，自己知道屙屎撒尿了，她每天有那些鸡公鸡婆陪着，倒也不寂寞，生活得也挺快乐。

大红公鸡领着它的母鸡们肆无忌惮地在大山沟里溜达觅食，每当母鸡们走远了，它就四处寻找，并“咯咯”的呼唤。由于每天都这样，这就惹怒了两个粘鸟的人，这两个人已经在这大深山里粘了多日鸟了，山雀让他们祸害了不少，树也让他们砍了许多。大红和它的士兵们的叫声影响了他们粘鸟。

早晨，按惯例，大红报完了晓后，又领着那群母鸡钻进山里觅食了。

老犟驴手里拎着镰刀，倒背着双手，左臂戴着红袖标，上山里巡视。他每天巡视也不白走，回来时顺手采一把山菜就够吃上一天的。这几天，他发现有人在大山沟里粘鸟，他想制止他们这种违法行为。老犟驴信马由缰地在大山里走着，啁啾的鸟鸣让他听着舒服悦耳。大山沟里住着没有电，听不见音乐，看着电视，春季的鸟鸣就是给他最好的音乐和最快乐的享受。突然，他听见有人在悄悄说话，一个说：“哎，这几只鸡又来了，待会儿咱们抓几只回去，这可纯粹是本地鸡，散放的家鸡，肉好吃着呢！”

老犟驴一激凌。他没有轻举妄动，继续观察着动静。他看见了高高的粘网和网上面粘着的小鸟，有的已经奄奄一息，有的还在做无谓的垂死挣扎。这里被砍倒了一大片树，被粘鸟人做了网窝了。树上挂着鸟笼子，那是粘鸟人用来引诱鸟儿来上网的鸟油子。里面的小鸟不时的发出无助的哀鸣，令人揪心。老犟驴循着声音找去，离粘网越来越近了，突然，大红的惨叫声传进老犟驴的耳鼓。

“不好，是我的大红让人抓了！”老犟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小鸡儿遇了难，他快步向前奔去，手里紧握着镰刀，如临大敌一般。他一眼就看到两个粘鸟人抓住了他的大红，正往编织袋里装。大红拼命挣扎，发出声声哀叫。当老犟驴出现后，大红一眼看见了主人，它的眼睛里放出可怜和求救的光来。容不得多想，老犟驴大喝一声：“住手！”两个粘鸟人正在集中精力往编织袋子里装鸡，没注意到老犟驴的

到来。听他这一喝，顿时吓了一跳，两人的手一松，编织袋掉到地上，大红从袋子里挣脱开来，“咯咯”地叫着向林子外跑去。当两个粘鸟人看清来的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时，紧张的心情立刻荡然无存了。其中一个脸色立刻唬了下来，骂道：

“老东西，多管闲事，找死呀？”老犟驴二话不说，向前跨一步，离两个粘鸟人不到四五米远，他瞅瞅二人，年轻，体格健壮。但老犟驴的犟驴脾气上来可是十头老牛也拉不回来的，他吃软不吃硬。他用蔑视的眼光扫了两个粘鸟人一眼，大声怒斥道：“你俩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偷鸡摸狗，滥砍盗伐，祸害鸟，伤天害理，你们该当何罪？”老犟驴给两个粘鸟人列了一堆罪名。

两个粘鸟人听了老犟驴的话，哈哈大笑，蔑视地瞅了一眼老犟驴，其中一个说：“你快滚犊子吧，少管闲事，俺们不和你一般见识，别耽误俺们粘鸟！”

老犟驴一看这两个粘鸟人瞧不起自己，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就把红袖标往上拽了拽，郑重其事地说：“俺就是管这事的，有句话你们没听说吗？鸟是人类的朋友，你们滥杀朋友，还偷俺的小鸡儿，太不是玩意了！”老犟驴非常生气。

“呀，你个老不死的，敢骂俺们，找揍了是不是？”两个粘鸟人仗着自己年轻，胳膊粗力气大，不把老犟驴放在眼里，他们互相递个眼色，其中一个说：“这深山老林的，咱打他一顿也白打！”说话工夫，两个粘鸟人拿起树条子向老犟驴的身上抽去。老犟驴眼见两个粘鸟人不但不听劝阻，相反，倒和自己动起武来，他骂了一句：“你们这两个不识抬举的骚货！”他气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挥起镰刀，只听“刷”一声，两根树条齐刷刷地断了。两个粘鸟人一看老犟驴来者不善，大吃一惊！老犟驴二话不说，挥舞镰刀向两个粘鸟人砍了过去，二人见势不妙，顾不得招架，撒丫子就跑，老犟驴这时来了犟劲，挥舞镰刀胡乱砍了起来，镰刀到处，草和树枝迎刃而断。两个粘鸟人为逃命扔下粘网，抱头鼠窜，钻进树林里落荒而逃。老犟驴来到粘网旁，“刷刷”几下，粘网被砍得乱七八糟。老犟驴把树上挂的鸟笼子摘了下来，把鸟放了，把鸟笼子踹个稀巴烂，然后仰天大笑：“哼，骚货，狗屁本事都没有，和我斗。”然后，倒背双手，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骄傲地凯旋了。

老犟驴回到家以后发现，经过一番折腾和惊吓之后，大红正在柴草垛旁边打蔫，几只母鸡都围在它的身边，似乎是在安抚它。女儿丫蛋瞅瞅蔫了巴叽的大红，吓哭了。老犟驴瞅瞅丫蛋，又瞧瞧大红，“哈哈”的笑了起来，笑够了，指着大红说：“哼，骚货，平时那能耐都哪去了？没什么真本事，和那两个怂货一样。”说完这话，他并没在意，直接进了屋。不一会儿，就听见丫蛋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他赶紧跑出去一看，大吃一惊，他看见柴草垛旁，大红正躺在地上，眼睛发直，两个爪子一蹬一蹬地在抽搐。他一看傻了眼，他知道，大红准是被那两个坏蛋弄坏了什么地方，这是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老犟驴二话没说，进屋拿出他随身携带的那把飞快的镰刀，直奔大红而去。丫蛋一看爹拿镰刀奔大红去了，急忙去拦，可是，已经晚了，老犟驴拎起大红的腿，揪起鸡冠子，口中念念有词：“大红呀，对不起呀，为了让你少遭罪，只能这么办了！”念叨完了，手起刀落，把大红杀了，放出的血是紫色的。

丫蛋没拦住爹，眼瞅着爹把大红杀了，气得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老犟驴知道丫蛋喜欢大红，也知道把大红杀了，丫蛋多伤心，就一劲哄丫蛋，说：“丫蛋，大红不杀也得死，你没看它多遭罪呀？等过一阵子爹再给你生一个二红。”说到这，他觉得自己说走了嘴，忙改口说：“不是，咱家那些小鸡下的蛋都是大红的崽，说不定哪个就出个大红的儿子呢！”并向丫蛋许了愿，一定要用那些鸡蛋孵出二红来。丫蛋听了爹的话这才止住哭声。老犟驴烧了一锅开水，把大红褪净毛，收拾干净了，剁巴剁巴就炖上了。嗨！开锅以后，那香味，满沟塘子飘，一直飘到沟外去了。鸡肉炖熟了，老犟驴挑好肉，先给丫蛋盛了一碗。丫蛋把脸转向一边，连看也不看。她还在生爹的气。老犟驴怎么哄，丫蛋就是不吃，无奈，老犟驴只得自己吃。他从柜里掏出一瓶珍藏了多年的白酒，自斟自饮起来。边喝酒边说丫蛋：“丫蛋，爹犟，你比爹还犟。”

打那以后，丫蛋生爹的气，一直和爹不那么亲热。老犟驴不负前言，几个月后，用大红扎绒出来的鸡蛋，又孵出了许多鸡雏。等鸡雏长大后，果然出现了一个和大红一样威武雄壮的大红公鸡。老犟驴喜不自胜，给这个大红公鸡起名叫二红。丫蛋当然喜欢得不得了。她偏爱这个二红，说它从小没爹，可怜人，总偷偷的喂二红点好吃的。从此，丫蛋原谅了爹，又和老犟驴亲热起来。

二红长得和大红一模一样，按现在的话讲，是大红的遗传基因所致。老犟驴总说：“这个二红可绝对是大红的儿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点儿都不差。”二红也和它的父亲一样，气宇轩昂，走路挺胸抬头，每天早晨也到它父亲站过的地方，伸长了脖子，冲着东大山“喔喔”地打起鸣，叫声比它爹还响亮，还要长。然后，它跳下柴草垛，领着它的娘和姨，以及妹妹们，到处刨食吃。但是，二红可比它的父亲野性，它把它这些士兵保护得任何人都近不了跟前，除了丫蛋，就连老犟驴到这些母鸡跟前的时候，它都会发出“咯咯”的严厉的警告。

一天清晨，当二红在柴草垛上唱了一阵之后，又和往常一样，下了柴草垛，领着它的长辈和妹妹们去觅食，却发现一只母鸡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二红到跟前仔细瞅了一圈之后，认出了这是它的母亲，它很悲伤，发出了几声悲哀的叫声。它知道，母亲永远地离开了它们。同时，它也发现了母亲的死因是什么。老犟驴听见了二红的悲哀叫声，急忙从屋里跑了出来，当他发现了那只死鸡时，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拿起死鸡，瞅了又瞅，看了又看，发现了死鸡脖子上的一个小眼，显然，这只母鸡的血被黄鼠狼吸走了。老犟驴瞪瞪眼，干生气，他不太敢得罪黄鼠狼，因他

小的时候就听老人讲过黄鼠狼的故事。黄鼠狼会催眠术，能迷人，把人能迷幻得像精神病人一样。再说了，黄鼠狼鬼得很，很难捕捉到，老犟驴只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干吃哑巴亏。

二红可不听那个邪，打那以后，每天早晨在柴草垛上报完晓之后，它跳下柴草垛，会围着柴草垛转上几圈，仔仔细细地检查一番，生怕黄鼠狼再来袭击它的士兵们。一连几天都安然无恙，非常安静。

这天早晨，二红和平时一样报完了晓，又领着它的士兵们到处转了一天。黄昏，当红红的太阳卡山的时候，二红率领着它的士兵们回来了。就在它们准备进窝睡觉的时候，二红无意中发现，它的士兵们都在观看着一场奇特的表演。表演者是一只身材苗条细长，尖嘴猴腮，比老鼠稍大的家伙，在做着各种怪异的动作。这东西一会儿栽跟头打把式，一会儿打滚翻跟头。二红看出了它的狡诈，它利用这种表演，慢慢地向这些涉世不深的鸡婆们靠近。鸡婆们很傻，它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计谋，因为它们年龄最长的也不过两三岁，没有经验，都聚精会神，兴致勃勃地在观看这东西的表演。它们好奇，觉得很好玩，谁也想不到这里有血腥，有阴谋，有暗杀。它们一直在饶有兴趣地欣赏着。二红发现了这个坏东西的目的，它立刻意识到母亲就是被这个坏东西害死的，这是只黄鼠狼，是专门偷吃小鸡的吸血鬼。它可以利用几秒钟的时间就把小鸡的血吸吮干净。二红见了黄鼠狼真有仇家相见，分外眼红的感觉。它“咯咯”地叫了起来，提醒鸡婆们注意。叫了几声之后，它展开有力的翅膀，奋不顾身地向黄鼠狼冲去。黄鼠狼正在集中精力表演，正在步步向鸡婆们靠近，对二红的到来没有提防。就在它就要得手的时候，猝不及防，被冲上来的二红狠狠地叨了一口，只听黄鼠狼“吱”地一声惨叫，连皮带肉被二红拽下来一块，疼得它一个高蹦了起来，一头钻进了柴草垛底下再也没敢出来。二红还不放心，它伸长脖子，又围着柴草垛转了一圈，仔细地搜寻着，直到它以为平安无事了，这才又抬起了高昂的头，大红鸡冠子在夕阳的映照下，红红的，显得既漂亮，又威风。它胜利了，为它的母亲报了仇。它领着它的士兵们，放心地回窝里睡觉去了。

打那以后，黄鼠狼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能是被二红的勇猛吓跑了，也可能是被二红叨破了皮肉，感染而死掉了。总之，黄鼠狼的表演演砸了，被二红识破了，反害了卿卿性命。

二红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成熟了，也越来越威武了。它和它的父亲一样，用脚踩那些母鸡，也开始扎绒了，谁也没有教它，那是天性。老犟驴一看见二红踩那些母鸡，把身体压在比它小得多的母鸡身上，就大骂：“这骚货，纯粹是大红的遗传，和它爹一样，骚货一个。”老犟驴用脚踢二红。二红是个性好斗的公鸡，它可不服老犟驴，也不管你犟不犟，驴不驴，你犟它比你还犟，你驴它比你还驴，它用宽大有力的翅膀拍打老犟驴。二红的行为不但没惹恼老犟驴，恰恰相

長白山

反，老犟驴非但不生气，倒“扑嗤”笑了，一劲说：“这个骚货，还真有点像我的脾气，又犟又驴，就是骚劲不像我。”从那天开始，老犟驴再也不去惹乎二红了，他常说：“这个二红能保护这些母鸡，也让我省了不少心。”老犟驴很看重这些鸡，因为现在的本地鸡蛋价格格外高，一年下来，除了丫蛋吃和自己下酒外，一年的油盐酱醋钱就全指这些鸡蛋了，这也是老犟驴很大的一块收入啊！

冬天，冰雪覆盖着长白山，覆盖着桦树沟，长白山变成了一片银白的世界。蚂蚱冻死了，虫子冻死了，这里是一个食物缺乏的世界。只有糖丁子树梢上挂满了甜甜的果实。老鹅眼树上的果实经过霜打过也变得甜甜的。可这些果实让二红和它的士兵们可望而不可及。只有那些叫喳喳飞得高远的山喜鹊和豆腊子等北方的鸟儿们尽情地享受着。这时的二红和老犟驴及丫蛋是最最友好的，因为它们只有依靠这爷俩才能度过这冷酷的严冬。它和它的士兵们这一冬天都规规矩矩地在自家院子里玩耍，从不越雷池一步。

春风吹进了桦树沟，桦树沟绿了，醒了，复苏了，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吐出嫩嫩的芽，整个桦树沟变得翠绿。樱桃花，李子花，梨树花，楸树花，映山红花都竞相开放，各种鸟儿都唱起了婉转动听的歌儿。整个山林热闹起来，整个桦树沟热闹起来，一片生机盎然。

猫了一冬的二红和它的士兵们这时显得格外亢奋，它们的活动范围太大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二红玩着玩着吊起了猴，按老犟驴的话讲，不着调了。老犟驴一到春天特别忙，种地，采山菜，把他忙得顾头不顾腚，无暇顾及他的小鸡们。这可让二红有了可乘之机，它和士兵们相处得有些朝三暮四。更让老犟驴生气的是，它竟然擅离职守，不坚守自己的岗位，经常夜不归宿，早晨也不按时报晓了。老犟驴明白了，春天发情期到了，这个骚货不知上哪儿跑骚去了。其实，在它的士兵里，有许多是它的爱妃和情妇。可不知咋回事，它却对它的爱妃和情妇们突然不感兴趣了，难道它另有新欢了？

二红一连几天失踪，老犟驴并没在意。可丫蛋却发现了情况的异常，就和老犟驴说：“爹，二红都好几天没回来了，是不是丢了？”丫蛋的提醒让老犟驴顿时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的心里隐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兆，这桦树沟里野牲口多，虽然二红很勇敢善战，但就凭它的能力对付个黄鼠狼是绰绰有余，可这大深山里有的是野猪、黑瞎子、狐狸、猢狲和大山猫，这些都是它的劲敌，它是无法和这些动物抗衡的。想到这，老犟驴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二红凶多吉少。他种完地，拿起镰刀，戴上红袖标，倒背起双手，上山寻找二红。一连几天，连个影也没看见，连根毛也没有，连点动静也没听见。老犟驴有些灰心丧气，他断定，二红一定是成了野牲口的腹中餐了。每天他出外寻找回来，丫蛋都追问寻找的情况，他都撒谎说听见二红的叫声了，又说看见二红的影了。可几天过去，老犟驴觉得再瞒不住了，就对

丫蛋说，二红是让野牲口吃了。丫蛋听了嚎啕大哭，一连两天不吃不喝。老犟驴怎么哄，丫蛋就是不听，老犟驴无计可施，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哄丫蛋，又拿出老办法，再生一个三红，这回丫蛋可没那么好骗，她哭着闹着就要二红，老犟驴黔驴技穷，只能唉声叹气。

丫蛋每天天一亮就去柴草垛前哭二红，那些鸡婆们都围在丫蛋左右，它们没了主心骨，谁也没心思去大深山里吃那些肥美的蚂蚱了。这天早晨，丫蛋和老犟驴正在睡觉，突然听见“喔喔”的清脆的公鸡报晓声。丫蛋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喜出望外地喊：“爹，二红，是二红回来了！”

“净瞎说，你是想二红想的。”老犟驴没把丫蛋的话当回事。

“真的，爹，你听！”丫蛋迅速穿上衣服。老犟驴支楞起耳朵听了听，也听见了公鸡的打鸣声。

“这是谁家的公鸡跑到咱这儿来了？”老犟驴自言自语地说。可转念一想，不对，这大山沟里，离人家都老远的，堡子里的鸡根本就跑不到这里来，他急忙披上衣服出了门。这时，丫蛋早已跑了出去。

柴草垛上，二红站在高处，正向着东大山“喔喔”的啼叫着。好像在告诉丫蛋和老犟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丫蛋惊喜，老犟驴乐得合不拢嘴，一劲说：“这个骚货，它没死，它还能找到家。”

二红报完晓，完成了任务，便从柴草垛上一高蹦了下来。柴草垛下有一只母鸡等着它。二红跳下柴草垛就“咯咯”地叫唤，走起路来像螃蟹，横着直奔那只母鸡而去。老犟驴感到很奇怪，就想仔细看看到底是咋回事？他没敢往前走，怕影响了二红和那只母鸡的好事。就在心里骂了一句：“骚货，怪不得把你那些娘们都撇了呢，敢情是外面又有了新娘们，这个骚货！”说来也怪，二红奔那只母鸡过去，那只母鸡不躲不藏，倒亲昵地凑了过来。老犟驴感到很有趣，可突然他觉得不对劲，二红从什么地方领回来的情妇，咋长得这么小？这只母鸡和自家的母鸡一点也不一样，这个骚货长得没有自家的母鸡大，但长得很精神，总是东张西望，就好像它和二红的暧昧关系怕别人看见似的。噢！怪事，这是什么野种呢？嗨，这个骚货，真有能耐，又上哪野了好几天，领回来这么个鬼头鬼脑的骚货？噢！老犟驴明白了，这是只母野鸡。

二红旁若无人地踩到那只母野鸡身上，肆无忌惮地扎起了绒。老犟驴藏在柴草垛后，他没敢惊动二红和它野情妇的好事。等二红和它的野情妇办完了事，二红像个得胜的将军，骄傲地领着它的情妇到家认门去了。

丫蛋一看二红回来了，又领回来一只与众不同的母鸡，高兴得一个高蹦了上去，伸手就要抱二红，后边那母鸡见势不妙，以为丫蛋要抱它，“突”一下飞了。二红见它的情妇飞了，它气红了眼，冲上前去，冲丫蛋扇动起有力的翅膀，又打又

叨，把丫蛋叨得“哇哇”大哭。丫蛋急忙站起来就往屋里跑，二红在后边紧追不舍，不依不饶。老犟驴听见丫蛋的哭声，吓了一跳，他急忙从柴草垛后边冲了过来，由于跑的急，没成想，让一个木头拌子绊了个跟头。等他站起来，丫蛋已经跑进了屋，把门关得严严的，二红没进去屋，在屋外转了几圈后，气哼哼地走了。

老犟驴十分生气，骂道：“这个骚货，见色忘义，真不是个东西！”

二红走了，去追赶它的情妇去了。

老犟驴越想越纳闷，二红还能联系上野鸡呢，这个骚货，真有能耐，这个母鸡也真怪，干了那事还假装羞羞答答不敢见人，假正经，瞅它挺腼腆，像个处女，谁成想，跟了个有那么多媳妇的老爷们呢？这个骚货，撬行，不过，这个骚货本事不小，会飞。

老犟驴害怕吓着丫蛋，急忙回家。他推门，却说啥也推不开，丫蛋吓得跑到炕上，盖上被，浑身哆嗦成一团，老犟驴推不开门，就在门外喊起来：“丫蛋开门，是爹，快开门。”

丫蛋不吱声，也不敢下地开门。老犟驴见把丫蛋吓成这样，气不打一处来，就在屋外说：“丫蛋，等明几个爹把二红杀了，让它再叨你，爹收拾它，替你报仇！”

听说要杀二红，丫蛋急了，她急忙从炕上跳下来，把门打开：“爹，我不准你杀二红。”

“它不是叨你吗，还留着它干啥？”老犟驴故意问。

“你不知道，怨俺，是俺把它的媳妇吓飞了，它才急眼，不怨它。”丫蛋挺理解，护着二红。

老犟驴恍然大悟：“噢，怪不得二红急了眼呢，这个骚货，原来它是因为你吓飞了那只野鸡才叨你的呀！”老犟驴被丫蛋这么一说，倒觉得挺有意思，心想，这个二红，真有能耐，家鸡不搞，玩够了，玩起野的来了。

又是几天，二红不见了踪影，这回老犟驴可没着急，他心里有数，二红一定是找它的情妇去了。

送走了春天，迎来了盛夏。桦树沟的盛夏早晚还是挺凉爽的，老犟驴趁着凉爽，戴着红袖标，手拿镰刀，倒背着手，猫猫个腰，到山里巡山去了。当火热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老犟驴就已经回家了。就在他离家还很远的时候，他看见了二红，在它的身边站着那只母野鸡，这只母野鸡还是东张西望，神情紧张，时刻做好了飞跑的准备。

“呸！干了坏事就别害怕，骚货！”老犟驴嘟哝骂了一句。当他走进院子的时候，那只母野鸡并没有飞，而是急速地向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它又折了回来，它显得极度的紧张，有点惊惶失措，惊恐万状。由于母野鸡的紧张和恋恋不

舍，引起了老犟驴的注意。原来，在院子里还有几只小野鸡。老犟驴乐了：“嗨，这个骚货和那个淫妇都有孩子了，真不要脸。”

二红并没感到羞耻和难堪，相反，它倒理直气壮地向老犟驴走来，并不时地发出“咯咯”的叫声，好像是对老犟驴的警告，又像是威胁，还有可能是向他述说着什么。丫蛋这回可没敢出来，她把门关得紧紧的，趴着窗户向外张望。老犟驴生怕打扰了它们的平静，他是溜着边往家里走的。丫蛋见爹回来了，急忙下地开门。老犟驴也匆匆忙忙地进了屋，和丫蛋一起隔窗户向外张望，那只母野鸡四处撒目，当它发现院子里没有人，确认安全时，这才和二红亲热了起来。老犟驴暗自高兴，他突发奇想，如果家里饲养这些小野鸡，那将是一本万利呀。可他又一想，觉得不妥，本地公鸡和母野鸡杂交出来的小鸡是两河水，混血儿，可算不上纯种的野鸡，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奇怪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傍晚的时候，母野鸡和它的孩子们索性不走了，跟二红住进了鸡窝里。老犟驴乐了：“嗨，这个骚货，拿自己不当外人，不习外了！”

打那以后，母野鸡领着它的孩子们干脆早来晚走，天太晚了就不走了。早晨天一亮的时候，母野鸡就领着它的孩子们来了，多半傍晚天一擦黑就都回大山里了。有几次，老犟驴试探着想摸它们一下，可还没等到野鸡跟前，野鸡们就警觉起来，有的干脆就“突”一下飞走了。如果老犟驴来喂它们，它们就把老犟驴的家当成了自己家。老犟驴也不撵它们，喂食的时候就捎带着一起喂了，反正苞米有的是，不差这几只鸡吃的。二红见主人对它的情妇及孩子们这么好，它也没有了敌意，和丫蛋、老犟驴友好起来。有了母野鸡恋着，二红再也没出去跑骚。老犟驴觉得二红很讲究，一劲说：“二红这骚货还挺讲究，算是专一，是个爷们儿。”

二红每天还是早晨迎太阳，晚上送夕阳，认认真真地坚守着岗位。每当二红一打鸣，老犟驴就像接到了命令似的，立刻起炕，洗把脸，戴上红袖标，拿起镰刀，倒背双手，进山巡视去了。桦树沟里到处可听见雄性野鸡的叫声。一个奇怪的想法突然又在老犟驴的脑海中闪现，他想到用那只母野鸡勾引公野鸡，然后，再领回一些纯种的野鸡。那我老犟驴可就是天上掉馅饼喽。他想入非非，做着发财的美梦。

这天早晨，在大山沟里转了一圈后，和往常一样，趁太阳刚刚出山，山里还不太热的时候，老犟驴回家做饭。做好了饭，叫醒丫蛋，爷俩草草的吃完了饭，然后，老犟驴并没下地，他到院子里的木墩坐下，仔细地观察起母野鸡领回来的小野鸡。他怎么瞅小野鸡，都与家鸡不同，它们比家鸡长得小，但比家鸡灵巧，走道快，还会飞，飞得老高老高。观察了一阵后，他决定，还得从二红入手，先把二红稳住，每天精心喂养这些小野鸡和母野鸡，尤其到了冬天，当冰雪覆盖了长白山的时候，野鸡们无处觅食，这些野鸡在这里有吃有喝，让它们乐不思蜀，让它们留恋

这里。然后，再把这些野鸡圈起来，这样，它就可以年年领回来新的孩子们了。老犟驴想好了就做，他每天早晨不管野鸡们喜不喜欢吃，他总是大大方方地，一如既往地撒下许多苞米粒子，让他的家鸡和野鸡们饱餐一顿。

老犟驴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他开始上山割树条，他要编一个大大的鸡笼子。小野鸡们渐渐长大了，它们每天悠哉悠哉地大吃二喝。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大阴谋正在策划，一个要把它们永远囚禁，永远失去自由的计划正在实施。老犟驴开始忙活起来，割回条子就开始编笼子。丫蛋不知爹要干什么，莫名其妙地问：“爹，你编什么呢？”老犟驴笑了，笑开了满脸的核桃纹。

“爹，你到底干啥呀？”丫蛋爱刨根问底。

“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老犟驴不想说，他害怕让二红它们听见。二红这骚货灵性着呢！计划一旦泄露出去，那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功亏一篑啊。老犟驴在这大山沟里呆傻了，二红再聪明，再有灵性，它终究是个畜牲，它根本就听不懂人话，更看不懂老犟驴编笼子的用意。所以，它和它的野鸡们还是悠然自得。

老犟驴编完笼子，在笼子里撒上苞米粒子，等君入瓮。可是，真就怪了，野鸡不知为什么，根本就不光顾老犟驴煞费苦心编制的笼子，就连他家自养的那些本地鸡也不往里钻，老犟驴着急了，失望了。他埋怨丫蛋，说丫蛋说的话让野鸡们听见了，或是让二红听见，告诉了它的情妇和孩子们，不准进笼子。从此，他对二红的灵性更加深信不疑。其实这件事再简单不过，是老犟驴太糊涂。这时的季节正逢盛夏，山里各种虫子，蚂蚱和草籽有的是，它们根本就用不着费劲巴拉地钻进笼子里吃那些去年的陈苞米粒子。老犟驴却没弄明白这个道理，他为自己的失败而懊恼。他愚蠢地认为自己的脑瓜竟然赶不上一只鸡。他常说：“这些骚货，脑瓜不大点，比我的大脑袋可聪明多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老犟驴不甘心输给那些野鸡，他又编了个箩筐，他要用箩筐扣那些野鸡，然后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抓进笼子里，把这些野性难驯的家伙终身监禁起来。老犟驴又开始忙碌起来，他每天早晨除了上山巡视外，其余时间都用在琢磨抓鸡的事情上。他把箩筐用棍支起来，在箩筐下面撒上苞米粒子，天天像个偷鸡贼似的在远处藏起来，用一根绳拴在支箩筐的木棍上，一只手拽住那根绳，静静地，悄无声息地等着野鸡的到来。野鸡的智商确实超过家鸡，自从老犟驴设计抓鸡以后，没有一只野鸡中计上当，老犟驴还是一无所获。他眼瞅着计划一次次落空。再后，野鸡们钻进大山，干脆不来了，因为老犟驴的刑罚太重，谁能为了吃一口食，吃一粒苞米粒子而被终身监禁呢？老犟驴只能仰天长叹，自暴自弃地说：“唉！这些骚货，像它们的爹，鬼心眼太多了，我老犟驴活了大半辈子，还玩不过这帮野鸡！”老犟驴的计谋没能得逞，无颜面对二红，他竟然对二红肃然起敬起来。二红脾气愈来愈大，它经常横着走路，大山沟里来了采菜的，捡蘑菇的，凡是